

品花寶鑑

七

品花寶鑑

第十九回

述淫邪奸謀藏木桶

逞智慧妙語騙金箍

話說魏聘才自得仲雨傳授。依法行之。先於林珊枝面前。獻盡殷勤。又於八齡班。賠盡辛苦。珊枝本係聯錦部有名小旦。繼進登春班。華公子看中了。他遂以重價買進。後來之八齡班。皆係珊枝所教。這林珊枝不消說是音律精通了。魏聘才本是箇伶俐人。崑曲唱得絕好。就是吹彈也應。

酬的上來更兼舊年一路同著班子來。船中又聽會了許多戲文。到京後又三天兩天的聽戲。自然又添了好些曲子。一日林珊枝教玉齡唱曲。適值聘才閑闖進來。珊枝就請他坐了一面教著。剛剛這曲子是聘才最得意的。便在旁幫起腔來。五音不亂。唇齒分明。竟唱得出神入妙。把箇林珊枝到驚倒了。卽由此相好。就在華公子面前朝朝暮暮。稱贊聘才華公子是最信珊枝的。他又不輕易贊人。他肯贊好。必是真好了。心上就有了這箇人。那八齡班內的。

都是些蘇揚人。脾氣自然相合。聘才會討好。今日送這箇一把扇子。明日送那箇一箇荷囊。總是稱心稱意。小孩子歡喜的東西。覺得這位師爺實在知趣。至於管總的辦事。尤巴結得周到。不到一月。竟人人說起好來。閻王二公是不必說。就張顧兩位。雖然也會拉攏。無如總不及聘才之和氣周匝。鞠躬盡瘁的光景。一日打聽華公子出門去了。聘才約了張笑梅出城。笑梅要我馮子佩。二人同車。卽到馮子佩家來。這子佩是與華公子最熟的。已與聘才見

過彼此合式。馮子佩也是箇宦家子弟。只因早喪嚴親。又積些宦囊。其母鍾愛。任凭他游蕩歌場。結交豪貴。後來家業漸漸蕭條。又虧了幾箇好友幫扶。所以覺得銀錢應手。服御鮮華。其一種嬌憨柔媚的情況。卻令人可憐可愛。這天張魏兩人出來。帶著一箇小使。到了子佩門口。著小使進去問了。剛好在家。請了進去。到書房坐下。聘才是初次登堂。看那屋子是朝北兩間。鋪設倒也華麗。就覺得滿桌子東西。殘書筆硯玩器等物。顛顛倒倒。亂雜無章。壁間掛

些簫管琵琶。又有弓箭等物。聘才對笑梅說道。小馮這麼一箇樣兒。怎麼屋子裏東西。也不檢點檢點。笑梅笑道。他未必有檢點的工夫。世間人最沒有他忙的。說著子佩走將出來。此時四月盡天氣。一身羅綺。愈顯得孌娜多姿。未出屏門。先就是一箇笑聲出來。嚷道。你們來做什麼。可是來給二太爺請安的嗎。聘才笑著要說話。張笑梅上前。便一把摟得緊緊的。子佩也就摟了笑梅。大家抱了一抱腰。笑梅笑嘻嘻的道。正是來給二太爺請安的。便把子佩臉

上聞了一聞。又道好香。到不是二太爺。直是個小哥兒。子佩道。你又浪。鬧得二太爺心上受不得。聘才在旁大笑。三人厮混一陣。然後坐了。卻大家講不出什麼話來。聽得門口有人嚷道。馮老二在家嗎。子佩接著道。沒有在家。聘才聽得聲音狠熟。只見一人直闖進來。道好阿。你在洞裡頭。還答應不在家。衆人一看。原來是楊梅窗。皆是熟識的。更爲熱鬧了。大家說些無非是遊戲歡樂的話。四人商議道。難道今日說些閑話。就算了事不成。可不辜負了韶光麼。

笑梅道。我們是打算聽戲的。馮子佩道。吓。鄉裏人進城。不認得明角燈。當是猪溺泡。今日是忌辰。還想聽戲呢。楊梅窗道。今日果然是忌辰。咱們做什麼上館子去罷。三人都也高興。子佩又進去換了衣裳。卽同步行出門。到了一箇酒樓。走堂的見是四箇少年。且認得楊馮二人。便覺高興。知道今日熱鬧的。楊八爺道。吃什麼。馮子佩對著走堂的道。你報上來。走堂的一一報了數十樣。四人就點了五六樣。先吃起來。再說。走堂的先燙上四壺黃酒。一桌菓碟兒。

遂一樣一樣擺上來。四人飲了一回。又說些笑話。梅窗道。咱們就這麼算了。叫走堂的也瞧不起。叫箇人罷。聘才是最高興的。便道。很好。叫誰呢。梅窗笑道。我意中人卻多。又喜歡新鮮。不比人家天天總叫那箇人。我前日見聯珠班內有箇叫玉林。生得很好。一下台就有人同了出去。想是狠紅的。聘才道。料沒有琴官好。梅窗道。那箇琴官。聘才就把新年看戲的話。略述了些。又道。這琴官除了梅庾香之外。其餘見了。總是冰冷的。恐怕叫他不來。梅窗道。那裏有。

叫不動的相公。今日你就叫他。聘才心內想道。如今我在華府。他們也應該知道了。自然看我不比從前。就去叫他。如若不來。再叫別箇。梅窗又問笑梅道。叫誰。笑梅道。我叫蓉官罷。又問子佩。子佩道。叫了三人。也就熱鬧。我不叫。我算吃鑲邊酒罷。梅窗笑道。你自己算了相公罷。子佩聽了。含了一口酒。望著梅窗劈面噴來。梅窗一閃。身上卻洒了好些。梅窗道。何必一句話如此著急。必定說著了你的真病。大家一笑。就將衫子脫下。要些燒酒噴了。放在簷下欄。

杆上晾了。便又笑道。可惜這口酒糟蹋了。你何不吐在我口裏。子佩又抓些瓜子殼撒過來。梅窗也就受之而不報了。只見那走堂的進來道。琴官。玉林。都說病著不能來。蓉官就來。聘才原料琴官不來的。只好罷了。倒是楊梅窗心上不快。說道。怎麼叫三箇人。倒有兩箇不來。不知是真病呢。還是推托的。笑梅道。自然是真病。推托什麼。聘才道。還有箇琪官也是很好的。我正月裏叫過他幾回。倒是全來的。聘才又寫了條子去叫琪官。梅窗另叫了二喜。走堂的

道。琪官打發人去叫了二喜在那邊陪客。已經吃過飯就散了。走堂的知會了二喜。不多一刻二喜就過來。對各人請過安。就在梅窗肩下坐了。斟了一巡酒。送了一巡菜。便問道。今日席間還叫誰梅窗道。叫的都是有病的。不能來。聘才見了二喜。便不大歡喜。因正月裏吃了他多少刻薄話。二喜倒不記在心。且那日開發。聘才明日卽已送去。沒有漂他的。所以二喜還看得起。遂問聘才道。從前那一位姓什麼。那箇瞅瞅眼兒。叫小利偷了銀子的。如今總不見。

他聘才道。我如今在城裏住了。這些朋友是不大往來的了。二喜道。你在城裏什麼地方。聘才道。華公府。二喜道。哎呀。華公府。又問張笑梅住處。笑梅道。我同他在一箇宅子裏。二喜道。聽得華公府裏。天天唱戲。他府裏有班子。聘才道。有幾班呢。二喜就到各人面前勸酒。猜拳吃皮杯的無所不至。鬧了一陣。只見蓉官琪官到來。笑梅道。奇了。今日是忌辰。倒叫不出相公來。二喜道。還有那箇。笑梅道。你們班裏的琪官。還有聯珠的蓉官。二喜道。蓉官我出門時。

見他到三合樓去的。只怕還沒有散梅窗道。那玉林是你們同班的。他真有病嗎。二喜道。玉林阿。不要說起。他同琪官前日都鬧了一件事。幾乎鬧出人命來。他們的師傅。此刻還不依。要去告那箇人。琪官今日也不能來的。於是大家問起什麼事。二喜道。說來話長。且喝兩鍾再說。衆人又乾了幾杯。聘才聽說琪官鬧事。便又問二喜道。你就說來。大家聽聽。二喜道。有一位廣東奚十一老爺。你們相好不。相好。三人說都不相識。馮子佩道。我會過這人。卻不相好。

你有話儘說。二喜道。這奚老爺是在京候選的。聽說帶了幾萬銀子進來。要捐一箇大官。誰知用動了。就湊不上了。只捐了一箇知州。這箇人真算箇闊手。他一進京先認識登春班春蘭。就天天把春蘭放在屋裏。衣裳金鐲子熱車等類。就不用講了。春蘭的戲最多的。他於春蘭每一齣戲。做十幾副行頭。首飾都是金的。只怕就要值萬把銀子。春蘭的師傅。故意把春蘭叫回。嘔他賺他。零零碎碎。又花得不少。後來替春蘭出師。又花了五千吊。春蘭就跟了他。天

天一炕吹烟。一桌吃飯。譬如這一樣菜。春蘭嘗一嘗說。鹹了。或是淡了。他就連碗砸了。幾百吊錢做件皮褂子。春蘭說風毛出得不好。我不要。他瞧一瞧真不好。順手一撕。撕做幾塊。再做好的。這算自己的冤脾氣也罷了。既同春蘭這麼相好。就不該鬧別人了。他卻不管。只要他中意。不管人肯不肯。一味的硬來。眾人都靜悄悄的聽他講。聘才道。問你玉林琪官的事。你倒儘拏這冤桶講不完了。二喜笑道。一路講下來。橫豎比戲還好聽些。他哄人有多少法子。

呢。他是嘉應州人。所以有那西洋好法兒。他引誘人。先是以銀錢買動人家的心。也有那不愛銀錢。倒愛人品呢。這奚老爺相貌生得粗鹵。又高又大。是箇武官樣兒。說話也蠢。又吹烟。一天要一兩。臉上是青黑的。梅窗道。快說什麼西洋好法兒。二喜道。他有箇木桶。口小底大。洋漆描金的。裏頭丁丁當當的响。倒像鐘的聲音。上頭有箇蓋子。中間一層板。板底下有箇橫檔兒。外頭一箇銅鎖門。瞧是瞧不見什麼。他看上了那人。要是不順手的。便哄他到內室去。

瞧桶兒人家聽見裏頭响。自然爬在那桶邊上瞧了。奚十
一就拏些東西。或是金銀鏤子。或是翡翠頑意等類。都是
貴重的東西。望桶裏一扔。說你能檢出來。就是你的。那人
如何知道細底。便伸手下去。原來中間那層板子。有兩箇
孔兒。一箇只放得一隻手。摸不著。又伸下那隻手。他就拏
鑰匙往鎖門裏一撥。這兩隻手再退不出來。桶又題不起
來。鞠著身子。他就不問你願不願。就硬弄起來。要他興盡
了。纔放你。你叫喊也不中用。已竟如此了。卽放開了。也無

可如何知機的就問他多要些東西。還有那不知機的。與他鬧。他就翻了。倒說訛他。打了罵了。還要送到坊裏收拾你。坊官們大半是他們一路的。送了去拘禁起來。百般的挫辱。還要師傅拏錢去贖。極少也要百十吊。這是奚十一的行爲。你說玉林與琪官怎樣鬧事呢。就是這奚十一。頭一次在玉林家吃酒。玉林是忠厚人。不會奉承的。他卻看上了玉林。就是一套衣裳。一對鐺子。又賞他師傅四十吊。因此動了火。第二回單請他。叫玉林陪他。並不多請人。

又賞一百吊。玉林是嫌他那箇樣子。總和他生生兒的。他心上就惱了。第三回他師傅又請了許多相公。再請他。他便不來了。他師傅總想他是箇大頭。逼著玉林去請安。他更壞。大約心裏就打定主意。留玉林吃飯。又灌了玉林幾杯酒。也騙他看那桶子。不曉得玉林在那裏。風聞這箇桶是哄人的。就不去看。他沒法了。只好強姦起來。仗著力氣大。就按住了玉林。玉林不依。大哭大喊的。他的跟班聽見了。要進來瞧。奚家的人又不准他進來。他就硬闖了進來。

只見按住了玉林。已經扯脫褲子了。看見有人進來。纔放手。只得說與他頑笑。小孩子不知趣。玉林就一路整著衣裳。哭罵出來。跟班的又在門房嚷了幾句。他要打玉林。沒有趕得上。所以氣極送了坊了。這也可以算了。真真活該有事。這是早上。到將晚的時候。他又叫了琪官。這琪官的性子。你們也知道的。如何肯依呢。他就哄他去瞧桶兒。琪官不知。卻上了當了。兩隻手都放進去。縮不出來。他也要如法炮製來。扯琪官小衣裳。琪官明白了。就是一腿。剛剛

踢著那話兒。便疼得要死。就蹲了下去。說到此。張魏二人。就大樂起來。說該該。這樣東西。必有天報。酒又換了。我們共賀一杯。馮子佩也不言語。楊梅窗道。你快說罷。二喜也喝了酒。又說道。這琪官也苦極了。手又縮不出來。便使起性子來。不顧疼痛。用力亂扭。把那機巧扭壞了。琪官這兩隻手。卻刮得希爛。血淋淋的。也就哭罵出來。他因小腦袋疼痛。也就躲了。琪官回去。告訴了師傅。他與袁寶珠相好。又告訴了寶珠。寶珠氣極。便進怡園。與徐老爺說了。徐老

爺就大怒道。天下有這種東西。就容他這麼樣。這還了得。又曉得了玉林之事。卽著人去向坊裏。連夜把玉林要了出來。一面打算告訴巡城都老爺。要搜他那箇桶子。辦他。徐老爺是箇正直人。說話是不知避人的。不知有人怎樣通了風。奚十一也怕鬧事。又因銀子用完了。西賬也不拉了。趕著在吏部花了錢。告了箇資斧不繼。出京去了。聞說到天津去了。只怕躲幾天。就要來的。所以玉林氣壞了。琪官也病了。手還沒有好。怎麼得出來說完了。你們吃一大

杯罷。我舌頭也乾了。說得衆人箇箇大笑稱奇。馮子佩道。這箇狗雞巴的。實在可恨。他不管什麼人。當著年輕貌美的。總可以頑得的。他也不瞧自己的樣兒。梅窗笑道。你這麼恨他。莫非看過他的寶貝桶子麼。子佩把梅窗啐了兩口。梅窗道。他這箇桶子。咱們京裏不知會做不會做。笑梅笑道。你也要學樣子麼。梅窗笑了一笑。聘才笑對二喜道。你講得這麼清楚。這桶子你想必看過的了。二喜臉上一紅。便斜睨了一眼。就要擰聘才的嘴。梅窗道。他未必要

用著桶子。二喜又將梅窗擰了兩把。說道。咎們作買賣的。人有錢就好。何必那樣拏身分呢。可惜他們不像你能會看風水。所以纔吃了這場苦。說罷自己也笑了。聘才心中暗忖道。倒不料琴官琪官既唱了戲。還這麼傲性子。有骨氣。這也奇了。卽問二喜道。這奚十一倒底是什麼人。這樣橫行霸道。又這樣有錢。二喜道。我聽得春蘭講說。也是箇少爺。他家祖太爺做過布政司。他父親現做提督呢。聘才道。如今春蘭呢。二喜道。同出去了。於是大家又談談笑笑。

又喝了一回湯。看看天氣將晚。笑梅聘才皆要進城。只得
算了賬。梅窗又與二喜說定。明日開發。梅窗讓聘才等一
同進城。他卻住在城外。又到子佩處。兩箇同吃了一回烟。
拉了子佩到胭脂巷。玉天仙家去了。再說潘其觀自從被
蕙芳哄騙之後。心中著實懊惱。意欲收拾蕙芳。又怕他的
交游闊大。幫他的人多。二者淫心未斷。尙欲再圖實在。又
心疼這二百吊錢。倒有些疑心。張仲雨與蕙芳串通作弄。
他就對仲雨嘮嘮叨叨。說些影射的話。仲雨受了這冤枉。

真是無處可伸。便恨起潘三來。他既疑我。我索性坑他一坑。打算要串通蕙芳來算計他。潘三又因保定府城有幾間布舖。親去查點一番。耽擱了兩月回來。清閑無事。與老婆鬧了幾場。受了些悶氣。無人可解。又想要到蕙芳處作樂。也不同張仲雨一人獨來。是日已是傍晚。可可走到蕙芳門口。恰就遇著蕙芳從春航處回來。蕙芳一見是潘三。心上著實吃了一驚。只得跳下車來。讓潘三爺進內。潘三便攙著蕙芳的手。喘吁吁走進裏面。到客房坐下。蕙芳便

問道。潘三爺這幾天總不見你。在那裏發財。你能總不肯賞駕。記得那一天。是因華公子住在城外。傳了我去。實在短伺候。你不要怪。咱們相好的日子正長呢。潘三見蕙芳殷勤委婉。便把從前的氣忿消了一半。便慢慢的說道。我來做什麼。我也知道你嫌我二百吊錢。倒買張老二吐了我一臉酒。兔子藏在窟窿裏。叫野貓嚙著嘴空想呢。蕙芳聽了這話。十分有氣。只得裝著笑道。你能說話真有趣。今日做什麼。咱們找箇地方坐坐罷。潘三道。還找什麼地方。

你這裏很好。但是我發了誓戒了酒了。我今是一口不喝了。蕙芳聽了。更是著急。想道。今日真不好了。偏是一箇人。酒也不喝。走是不肯走的。我托故要走。他未必肯依。左思右想。臉上漸覺紅暈起來。便自己怔了半天。發恨道。索性留他。我若怕了他。我也不叫蘇蕙芳了。便道。三爺你不喝酒飯。是要吃的。潘三便點點頭。蕙芳便親自到廚房去了。一回便擺出飯來了。三暈三素。一碗紹興湯。又一壺黃酒。蕙芳道。雖然戒了酒。既到我這裏。也要應箇景兒。便滿臉

帶笑擎了一箇大玉杯。斟得滿滿的。雙手送去。那潘三原
未戒酒。不過怕酒誤事。今見蕙芳如此。便忍不住笑嘻嘻
道。可儘這一壺。不許再添了。蕙芳也不理他。於是兩人對
飲。又吃些扁食之類。潘三已有醉意。喝來喝去。又添了一
壺。見蕙芳桃花兩頰。秋水雙波。顧盼生嬌。媚態百出。把箇
潘三。的故態。又引出來了。嘆口氣道。你這箇孩子。真真害
死我。二百吊錢。算什麼。你不犯害人。兒子你。只要一點心
到我身上。我是沒有不依的。蕙芳強笑道。三爺。我不懂得。

什麼叫依不依。潘三道：「只要你有心於我，你要什麼，我總依的。」蕙芳笑道：「未必能依罷。我要要，是要一箇銀號。這是你自己說過的。」潘三道：「銀號我有三箇，我已經四十八歲了，還沒有兒子，給你一箇銀號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，你給我什麼呢？」蕙芳只不言語。潘三道：「怎麼又不說？就是咱們爺兒兩，又沒有外人，有什麼說不得的話嗎？」蕙芳總是似笑非笑的不言語。潘三便坐近來，將蕙芳摟在懷裏，自己把那糖糲似的臉，想貼那粉香玉暖的臉。蕙芳將手隔住，輕

輕的道。你倒太胡纏了。你放了手。我纔說。潘三把臉在他手背上。擦了又擦。喘吁吁的道。好兒子。好乖乖。快講罷。蕙芳故作怒容道。三爺你這般性急。我又不講了。潘三只得鬆了手。蕙芳手上已流了些吐沫。便將手巾擦了。站起來。正色的說道。潘三爺。我又不是糊塗虫。你道我瞧不透你的心事。但我既唱了戲。也就講不得乾淨話兒。但是我今年纔十八歲。又出了師。外面求你留我一點臉。當一箇人。不要這麼歪纏。我有心就是了。莫叫人瞧破。你別當我是

剃頭篷子的徒弟三爺你心裏想。我使了你二百吊錢。你捨不得。如果要。我也還得出來。潘三道。好兒子。那箇要你還錢。你怪不得我。我整整兒想了半年了。你不叫我舒服。一舒服。你若真有心就好了。你只怕還是賺我。你再要我上當。我就不依了。橫豎你的話。我沒有不遵的。蕙芳又笑道。我方纔說三爺是逛慣剃頭篷子的。拏我這裏當作一樣。我聽張仲雨說。潘三爺是大方得狠的。只要中意那人。不但三百五百。就是一千八百吊都肯。怎麼三爺又瞧得

中我。你在我面上纔花過二百吊錢。馬上就要撈本兒。要說二百吊錢。不但三爺看不上。就是我姓蘇的也不當事。難道三爺喝一杯酒。聽一箇曲兒。還不賞箇百十吊錢嗎。也像那些小本經紀人。叫一天相公。給箇四吊五吊京錢。告訴你。只要你能真有心。我准不負你。你可不要忘了我。當我是箇下作人。遂了你的心。你倒拉倒了。又疼別人去了。那時可莫怪我。潘三被蕙芳一席話。說得無言可答。聽他句句應允。覺要錢多。二百吊尙少的意思。既而又想道。

這等紅相公。自然是不輕容易到手的。便對蕙芳道。你真不負我。我就放心了。但是口說無憑。後來恐又變了卦。蕙芳冷笑道。你干不放心。萬不放心。難道寫張契約與你嗎。潘三此時色心艷艷。又要裝作大方。倒不能粗鹵起來。想一想。只好再把銀錢巴結他。便道。知你是箇闊相公。手筆大。常要用錢。打今日起。如少錢使。卽到我舖子裏來取。蕙芳道。我怎麼好來。不要叫三奶奶曉得了。一頓臭罵。害得你能還要受苦呢。潘三笑道。胡鬧。你實對我說。到底少錢。

不少錢。蕙芳想一想道：「這東西被我刻薄了，他還不懂，還想拏錢來買我，索性賺這糊塗虫，也好給田郎作膏火之費。」便帶笑道：「錢是怎麼不要呢？我不好講，又恐三爺疑心我盡賺錢，一點好處沒有，錢倒花得多呢。」說罷，便看著自己手上的翡翠鐲子，便取下來給潘三瞧。道：「你瞧瞧這翡翠好不好？」潘三一看，覺得璧清如水，而且係全綠的，便贊道：「好翠。城裏頭少，只怕是雲南來的。」蕙芳道：「是怡園徐老爺賞的一樣四箇，給了四箇人。我得了一箇。聽說在廣東。」

買來一箇是一千塊花邊錢。潘三吐了吐舌。講道：比金的還貴。十兩重的也不過二百銀。蕙芳道：好雖好。可惜沒箇金的配他。一頭眊著潘三手腕上。有箇狠重的金箍。潘三心上明白。意欲賞他。恰有十兩重。值二百銀。又覺心疼。若不賞他。又恐被他看不起。便不答應了。自己抬了膀子。看了一回。對蕙芳道：將這箇配上就好了。你要就給你罷。只管抬著膀子。卻不見取下來。蕙芳走近身邊。謝了一聲。將鐺子取下。剛剛帶上了手。卻被潘三攔腰抱住。口口心肝。

兒子臉上嗅箇不住。便就摳摳摸摸起來。此番蕙芳真沒有法再講什麼話。潘三是再不理的了。打定主意。今日是不肯空回白轉的。况且又把箇金鐲子出脫了。臉上已覺得十分光彩。蕙芳只得粧作笑容。見他衣襟上掛著箇小牙梳子。便把他的鬚鬚梳了一回。正在危急之際。只聽外面有人嚷道。蕙芳在家麼。又聽說老爺來了。覺有許多腳步响。蕙芳連忙掙脫道。不好了。坊官老爺來查夜了。潘三是箇財主。聽見坊官查夜就著了忙。想要躲避。蕙芳道。躲

是沒有躲處的就請走罷。省得遇著他們。查三問四起來。倒不好看。潘三無奈。剛著手時。又衝散了。只得從黑暗處。一溜烟跑出大門。不知來的果係何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二十回

奪錦標龍舟競渡

悶酒令鴛侶傳觴

前回書中講到潘三纏住蕙芳。到至急處。忽有人嚷進來。蕙芳故作一驚。說了不得了。是坊官老爺們查夜。潘三是箇有錢膽小的人。自然怕事。只得溜了。原來蕙芳於下廚房時。卽算定潘三今日必不甘休。卽叫家裏人假裝坊官查夜。並請了兩箇坊卒到潘三歪纏不清的時候。便嚷將

進來。知道潘三是色大膽小。果然中計而去。又哄過了一次。雖然得了他一箇金鐲。蕙芳心中也著實躊躇。恐怕明日又來。只好到春航寓內躲避幾天。再看罷了。潘三一路喪氣而回。幸怕他的老婆不敢公然在外胡鬧。不然只怕蕙芳雖然伶俐。也就難招架了。今天又空鬧了一場。只好慢慢兒再將銀錢巴結他。買轉他的心來。這回書又要說幾箇風雅人。做件風雅事情。如今這一班名士漸漸的散了。子玉自從與琴言怡園一敘之後。總未能會面。琴言之

病時好時發。也不進園子唱戲。有時力疾到怡園一走。而子玉之病。亦係憂悶而起。或到怡園時。偏值琴言不來。或到琴言寓裏。偏又逢著他們有事。不是他師傅請客。就是有人坐著。又不便再尋素蘭。子玉亦覺得無可奈何。只好悵恨緣慳而已。這邊琴言在家。並不知子玉來過幾次。又聽得子玉害病。心上更是悲酸。因爲沒有到過梅宅。不便自去。正是一點憐才慕色之心。無可寬解。惟有短嘆長吁。形諸夢寐。看官你道子玉去尋琴言。爲什麼他的師傅總

不拉攏呢。一來子玉是逢場作戲。不是常在外面的人。是以長慶不相認識。且不曉得子玉是何等地位。不過當他一箇年輕讀書人。無甚相與處。二來子玉在琴言身上。也沒有花過一箇錢。子玉與琴言是神交心契。自然想不到這些上來。那長慶則惟在錢多。卻不在人好。那下作相公們的脾氣。總是這樣。那長慶生性如此。是始終不變的。且說子玉是在家養病。不出大門。高品爲河間胡太尊請去修志。劉文澤是他岳母惦記他。來接他並其室吳氏。同到

直隸總督衙門去了。此中已少了三人。只有子雲次賢。南
湘仲清。春航王恂六人。不時往來。一日子雲次賢。招諸名
士到園看龍舟。並賞榴花。此日是五月初一。正值王通政
生日。雖不做壽。家中卻也有些。至交好友親戚同年來賀。
內裏又有些太太姑娘們。如梅宅的顏夫人。孫宅的陸夫
人之類。也覺得熱鬧。王恂與仲清這怡園之約。就不能去
了。是日子雲次賢知道了。也去拜拜壽。適遇南湘春航皆
在。就約了回來。仲清王恂說如客散得早。也來赴約。但只

不要候。遲早不定。次賢等應了。纔回怡園。同到了迎面峭壁之下。進了一箇院落。子雲便請大家寬了公服。又道。今日天氣甚熱。紅日照人。且龍舟在吟秋水榭。榴花在小赤城。離此頗遠。不如乘馬過去。家人們已預先備馬伺候。卽帶過來。四人都乘上了。從峭壁下左手轉灣。高高低低。曲曲折折。走上青石羊腸小徑。有些古籐碍首。香草鉤衣。走完了山徑。便順著圍牆而走。那邊是池水漣漪。依紅泛綠。堤上一帶短短紅闌。修竹垂楊。還有些雜花滿樹。流鶯亂

飛已令人塵襟盡浣。不到半里。又是一堆危石。疊成高山。有十丈多高。如羅浮一峰。俯瞰海曲。攔住去路。子雲請客下了馬。從山腳走上石級。三十餘層。有一小亭。中具石臺石椀。署名曰縹緲亭。對面望去。有幾十株蒼松。黛色參天的。遮斷眼界。樹杪處。微露碧玉數鱗。朱樓一角。此間頗覺清風蕩漾。水石清寒。飄飄乎有凌虛之想。春航道。竒奧文心。一至於此。卽匡廬之香爐峯。何以過之。南湘道。前似王麓臺。此似蕭尺木。幽邃處。卻不險仄。子雲道。此皆靜宜手。

筆布置時曾數易其稿。次賢道也。虧那幾株松樹。不然也就一望易盡。春航道。正不知靜宜先生胸中有多少邱壑。的是驅排河岳神手。倪雲林徐青藤。定當把臂入林。次賢只得謙讓幾句。四人小憩了一回。走下石磴來。側面有五間樓閣。恰作參差高下。兩層似樓非樓。似閣非閣。畫棟飛雲。珠簾捲雨。又是一番氣象。窗前闌干外。就是一箇十畝方塘。內有層疊荷錢。一半成葢。中間一座六曲紅橋。歌歌斜斜。接着對面十數間樓榭。右邊泊着幾隻小小的畫船。

都是錦纜牙檣。蘭橈桂槳。次賢道。那邊就是吟秋水榭了。
再望水榭。卻是三層。左手一帶。是一色楊柳。低拂水面。接
著對岸。修竹長林。竟似兩岸欲合。當下子雲讓客且慢過
橋。先進那閣裏來。恰是正正三間。細銅絲穿成的簾子。水
磨楠木彫闌。閣中擺設。精緻異常。說不盡寶鼎瑤琴。璇几
玉案。闌邊放一箇古銅壺。插着幾枝竹箭。中懸一額。曰停
雲。敘雨之齋。旁有一聯。其句云。

拜石有時具袍笏。

看雲無處不神仙。

署款爲華光宿。南湘失驚道。此華公子手筆。不料其詞翰如此。子雲道。華公子天分極高。不過工夫稍淺。亦其勢位所誤。若論書畫詩詞。倒與其境遇相反的。春航道。若僅聞於流俗之口。幾乎失是人矣。卽此聯句。可見其胸次之雅。卽此書法。可見其意氣之豪。說罷遠遠望見水榭邊。盪出兩箇花艇來。白舫青帘。尙隔著紅橋綠柳。伊啞柔櫓之聲。宛轉采蓮之曲。正是水光如鏡。樓臺倒影。飛燕低掠。游魚仰吹。須臾之間。已過紅橋。慢慢攏過來。只見王蘭保曳起。

羅衫盤了辮髮。鬢邊倒插一枝榴花。手中拿一根小小的紫竹篙。一面撐一面趕。那些家鳧野鴨。倒驚得鴛鴦瀟瀟亂飛起來。又有一箇白鷺鷥。竟迎著闌干。翩然而來。到了簷前。把翅一側。已飛上山岩去了。次賢笑道。所謂打鴨驚鴛鴦。今日見了。大家正看得有趣。又見船中走出幾枝花來。一隻船內是寶珠漱芳。一隻船內是蕙芳素蘭。共是五箇。舟人把舟泊近闌干。南湘道。芙蓉未開。水榭減色。有此衆芳一渡。庶不寂寞。湘娥洛神。江湄遊戲。我度香先生當

以玉佩要之。大家笑了一笑。羣旦上來都見過了。次賢道。你們看靜芳。窄袖踟躕的。越顯得風流跌宕。竹君之贊語。翩若驚鴻。婉若游龍。真覺得摹擬入神。南湘道。靜芳之個儻。媚香之靈慧。瑤卿之柔婉。瘦香之妍靜。香畹之丰韻。皆是天仙化人。若以其藝而觀。則趙飛燕之掌上舞。張靜婉之帳中歌。可以彷彿。子雲請客登舟。南湘等上得船來。看那船頭。是刻著兩箇交頸鴛鴦。船身是棠梨木的。兩邊短短紅欄。內是玻璃長窗。篷蓋上罩着個綠泥洒花大捲篷。

兩邊垂下白綾畫花走水。船裏是兩箇艙。底下鋪了細白
氈毯。靠後也是長窗。中間鋪設一炕。兩旁是鬼子穿藤小
椅。間著幾張茶几。中間一張圓桌。也可以坐得五六人。那
一箇船畧小了些。是坐那侍從人的。此時王蘭保卻早換
好了衣裳。斯斯文文的坐了。寶珠對南湘道。你們早上到
過王大人家沒有。南湘尙未回言。子雲道。我就在王宅邀
來的。於是衆人談談講講。一路看園中的景致。有幾處是
飛閣凌霄。雕甍瞰地。有幾處是危崖突兀。老樹槎枒。卻也

望見西北上一帶長廊是桃塢。接着是杏村。正北上竹林中望去。是梨院。後是牡丹香國。東北是一帶玲瓏巧山。下是綠陰千樹。金彈離離。結滿了梅子。青黃各半。把箇梅嶼遮住。望不清楚。對岸樹石蒙茸。卻不知還有多少亭院。舡問南湘道。這園子裏共遊過幾處了。南湘道。到卻到過許多回。逛卻沒有逛到。一喝酒就是一天。那裏能逛。約有七八處逛過。寶珠道。我同瘦香是逛完的了。蕙芳道。我就是桂嶺菊畦蘭徑沒有到過。其餘也都逛完。素蘭道。桂嶺

在前山前。蘭徑菊畦。是在後山後。過澗去一片大空地。有一所莊院。便是菊畦。那蘭徑是山下到半山高高下下的。長廊曲徑。最好頑的所在。菊畦過去。還有箇稻莊。有桔槔。戽水。像箇村落。漁簾。蠓。斷。各樣都有。還有兩箇鶴欄鹿柵。也近在那裏。說罷。船已行了半里多。已到轉灣處。池水卻也空闊。吟秋水榭。造在水中。四面周圍有池水圍住。共是三層。只見第一層是十二間。作箇六面樣式。面面開窗。純用玻璃鑲嵌的彫窗。隔作六處。一處之中。又分陰陽明暗。

仍是十二處。大小方圓扁側。又不一樣。各成形勢。內中的擺設。是說不盡的。在這間看那間。只隔一層玻璃。到過去時。卻要轉了好幾處。方能過去。當下諸人。就在這第一層。逛了好一回時候。子雲道。客也餓了。此刻將近午正。可以坐罷。只見四箇小僮。托上四箇金漆盤來。放着幾碗杏酪。分送各人面前。各人喫了。春航道。索性上那兩層。再回來坐罷。於是轉上樓梯。上了第二層。畧小了些。是四面樣式。空出一轉迴廊。有闌干迴護。也用雕窗隔作八處。古玩器。

皿一樣的精雅。望見東北角上柳陰中泊着龍舟。有三丈多高。舟身子是刻成彩畫。一條青龍。中間卻是五六層架子裝起。純用五彩紬緞綾錦毡泥製成傘蓋旗旛。綉的酒線平金打子各種花卉。還搭配些孔雀泥金傘。珍珠傘。銀針穿成的傘。中間又裝上些剪綵樓臺庭院。王宮梵宇。裝點古跡。內中人物都是走線行動。機巧異常。一層一層的裝湊起來。爲錦爲雲。如荼如火。頂上站著一箇扎成的金毛孔雀。船內用石壓底。兩邊共有二十四人盪槳。有箇八

音班在內打動鑼鼓絲竹。粗細十番。此是次賢在江蘇看
過。畫出圖樣。選匠造製。春航是從南邊來。也曾見過。卽道
實在製得華麗。就是常州府的龍舟。是甲於一省的。也不
過如此。大家又上了第三層。卻是三面式樣。外面也是三
面迴廊。中間隔作六處。此中窗櫺門戶。是一色香楠木。十
分古拙。更爲雅靜。地位旣高。得氣愈爽。憑闌一望。怡園的
全景。已收得八九分。只有山陰處尙不能見。惟覺樓臺層
疊。花木扶疎。芳草如碧。毯平鋪。清泉如水。銀直瀉。水如縈

帶山列主賓。多處不見其繁。少處不嫌其畧。天然圖畫。輞川圖不過如斯。人力經營。平泉莊何足道也。衆人各自憑闌。遙望四處。只聽龍舟內簫鼓悠揚。清波蕩漾的。划將出來。龍尾上掛着箇鞦韆架子。兩箇孩子一上一下的打鞦韆。次賢道。還請到底下去看罷。自上望下。不如自下望上好。衆人卽下了雁齒扶梯。仍到第一層。已見正中廊前擺了一箇圓桌。此會是賓主四人。名花五人。子雲便要穿衣。經史田三位止住。只得就便服送了酒。依齒而坐。東首是

南湘子雲命蘭保坐在肩下。西首是春航。肩下是蕙芳。上面是次賢。肩下是漱芳。子雲坐了主位。左右爲素蘭寶珠二人。飲酒的話頭。無非是那幾套。且慢講他。再看那龍舟已到閣前。盤盤旋旋。來來往往。盪箇不了。家人遠遠的放了五千一串的全紅百子。响得不住。大家正看得喝采。忽見闌干外。走上四箇人。穿着綠油紬短衫。紅油紬褲。胳膊拴腰。紅巾紮額。赤了腳。穿着草鞋。腿上纏緊了藍布。站齊在闌干前。對上叩了一箇頭。南湘不解其故。待要問時。只

聽龍舟一聲鼓响。那四箇人齊齊的倒翻筋斗下水去了。子雲道。這些蠢奴。他們也要顯些本領。遂命家人去捉幾對鴨子來。又叫取幾箇紅漆葫蘆。抛下水去。衆人方曉得是奪標。家人答應。便將一箇白鴨先抛下水去。那鴨子下了水。把頭一鑽。也翻了一箇筋斗。便伸着頭。拍着翅。唧唧的。叫了幾聲。那邊一人便俯在水面。兩腳一蹬。似梭子的穿過來。那鴨子見人來拿他。便扇起雙翅。半沉半浮。走得風快。正走時。忽見水裏探出箇頭來。一手把鴨子捉住。

子雲道。好記着賞他。又將三隻鴨子。兩箇葫蘆同拋下去。這四箇人各要討好。都竭盡其藝。或俛或仰。或沉或浮。或側半面。或蹺一腿。游來游去。頑箇不了。也有拿著的。也有拿不著的。也有拿到了重新脫手的。也有拿到半路被人奪去的。引得席上箇箇歡笑。各人飲了好幾杯。那些相公們更覺高興。都出了席。靠著闌干看玩藝。子雲叫了進來。再斟了酒。次賢道。我們今日就以此爲令。何如。衆人問道。怎樣做令。次賢問那些家人道。去年園中結那些大葫蘆。

想來還有家人應道。有十幾箇漆的。其餘是沒有漆的。次賢便叫把漆的拿來。不多一刻。家人就提了一大串來。解開繩子。放在一張空桌上。次賢又叫拿那副酒籌來。家人又送上一箇象牙酒籌。次賢隨手抽出幾枝。便把沒有字的一面朝上。放在桌上。對衆人道。各人隨手取一根。不准看那一面的字。各人註上各人的號。大家就依了他。次賢便把葫蘆揭開蓋子。每一箇放下一箇酒籌。仍舊將蓋子旋緊。命家僮拋下水去。看拿到那一箇的。便是那一箇喝。

酒。這。是。極。公。道。的。頑。意。兒。衆。人。道。極。是。但。不。知。籌。上。寫。些。什。麼。次。賢。道。方。纔。這。副。籌。是。水。滸。傳。上。的。人。各。有。飲。酒。的。故。事。我。是。隨。手。數。的。不。知。是。那。幾。箇。名。字。子。雲。笑。道。這。籌。倒。也。好。喝。得。爽。快。就。是。內。中。有。幾。箇。大。量。的。抽。着。了。卻。是。難。爲。衆。人。道。這。也。只。好。聽。天。由。命。了。只。見。水。中。搶。了。一。箇。出。來。家。僮。拿。到。席。邊。將。手。巾。擦。乾。了。開。了。蓋。子。倒。出。籌。來。是。蕭。次。賢。的。大。家。看。那。一。面。時。刻。著。七。箇。大。字。下。註。兩。行。小。字。大。字。是。李。逵。大。開。潯。陽。江。註。是。首。二。坐。爲。宋。江。戴。宗。

末坐爲張順。李逵自飲一大杯。宋戴陪飲一小杯。卽與張順豁十拳。李逵贏拳。張順喫酒。張順贏拳。李逵喝開水。衆人看了皆笑。次賢先飲了門面杯。南湘春航陪了一杯。卽與子雲猜拳。子雲飲了六杯酒。次賢飲了四杯茶。衆人道。倒也有趣。又見拿了一箇上來。看籌是南湘的。那面是武松醉奪快活林。下註無三不過崗。先滿飲三杯。對面爲蔣門神。要連勝三拳。方過。再打通關一轉。南湘道。這一回太多了。三杯我就喝。這通關免了罷。子雲道。免是不能免的。

況且你是箇大量。蘭保道：「打通關，或用半杯，或一杯，分作三消罷。」衆人亦皆依了。南湖吃了三杯，卽與春航豁起拳來。倒也連勝了三拳，又打了一箇通關，共喫了十二杯酒。又見水中拿了兩箇出來。第一箇揭出來，是徐子雲的。那面是宋江，怒殺閻婆惜，註飲兩杯。並坐者爲閻婆惜。宋江先自飲一杯，將一杯勸閻婆惜。婆惜不飲，仍是宋江自飲。子雲笑道：「座中誰是閻婆惜呢？」衆人笑了。次賢道：「不消說是並肩坐的。這兩箇了，且仍是你自飲。用是用不著他們。」

但勸是要勸的。子雲帶笑飲了一杯。又將一杯對素蘭道。香晚你是箇好人。你莫要學那閻婆惜。心上只記著張三。郎不耽不採的。你且飲這一杯罷。引得衆人笑起來。素蘭本待要飲。因爲衆人一笑。便臉上紅暈了一層。便把嘴向著寶珠一呶。說道。閻婆惜在那邊。你叫他飲罷。寶珠也嗤的一笑。子雲又拿一杯對著寶珠道。如何你飲不飲。寶珠接了杯子。對着素蘭道。你上了當了。你看籌上。不飲的是閻婆惜。飲的就不是了。卽將酒飲盡。素蘭一想。倒被寶珠

討了便宜。再拿那一根籌看時。是蕙芳的。再看那面衆人。就笑起來。只有田春航強住了笑。臉上卻有些紅。原來這一根籌。偏偏是蕙芳。也是捉弄潘三的報應。上寫著潘金蓮。雪天戲叔。註三杯。並坐左邊的爲武松。第一杯要露出胸。一手搭在武松肩上。叫聲叔叔。你飲這一杯。第二杯要自喫半杯。又道叔叔。你若有心。就喫這半杯兒殘酒。第三杯要站起來。粧作怒容自飲。合席陪飲三杯。當下蕙芳就不肯道。我們豁了這三杯罷。子雲道。這是令上寫明白。

的水裏撈出來的。豈可改得。次賢道。況且是你親手寫在
籌上的。如今怎好翻悔。南湘道。你如要改令。方纔我們又
何必照樣呢。蕙芳無奈。躊躇了半天。蘭保笑道。報應之快。
如今是真要上那姓潘的當了。衆人不甚明白。只道是籌
上的潘金蓮。卻不曉得蘭保是聽見潘三的事。春航心內
明白。只低頭不語。蕙芳聽了一發臉紅。也不理他。只得拿
了一杯酒。站起來靠著寶珠道。叔叔你喫這杯罷。寶珠正
在喫菜。不隄防蕙芳叫他這一聲。便笑得噴了一桌。靠住

了子雲把手巾擦了嘴。還笑箇不住。衆人鬨然皆笑起來。蕙芳弄得沒法放下杯子。自己也笑了。次賢道媚香又錯了。你不看註指並坐左鄰爲武松。不是右邊的人。怎麼把這杯酒敬起瑤卿來。蕙芳道。你倒底要我敬那一箇呢。他不是與我並坐的嗎。寶珠道。我恰不好算並坐。雖然是圓桌。我卻朝北。你是向東。我再料不到你叫我叔叔。說罷又笑了。蕙芳終是不肯。子雲笑道。媚香。你難道沒有敬過湘帆的酒麼。快些快些。你看又撈起兩箇來了。你若壞了令。

後來怎樣。不過好歹這一次。又沒有三回兩回輪著你的。次賢道。快敬罷。南湘道。當年金蓮戲叔之時。是要做些媚態。方像不可老老實實的。你一句我一言。大家逼著蕙芳。真是無奈。不道尖俐人也有喫虧時候。蕙芳只得畧靠著春航。擎起了杯。道。叔叔喫這一杯。春航也是無奈。只得老著臉飲了。第二杯。蕙芳也只得先飲了一口。送到春航口邊。春航不待叫。就飲了。衆人皆說這杯不算重來。令上是。要叫明纔算的。春航再三求情。只得算了。到了第三杯。卻

甚容易。蕙芳自斟了一杯立起身來。次賢道：這杯要作怒容的。素蘭道：他心中本有氣。蕙芳一笑，又忙將花容一整。做出怒態，便一口乾了。子雲看了這光景，心上十分贊賞。便自己飲了三杯，又勸合席也飲三杯。於是再看籌時，是蘭保的。那面是魯智深醉打山門註先飲一大杯。首二坐爲金剛，每人豁三拳。蕙芳道：他就這等便宜，我偏這麼囉嗦。蘭保照令行了，與南湘春航各豁了三拳。再看籌是漱芳的。那面是金翠蓮酒樓賣唱，要彈琵琶敬魯達李忠史。

進各一杯。衆人道：「這還可以在不卽不離之間。況且真是箇姓金的。怎麼遇得這般湊巧。」漱芳只得彈起琵琶。敬了南湘春航次賢三人。再看葫蘆內籌。是田春航春航急看那一面。想「一想又說聲不好。」衆人又復拍手大笑道：「今日就是媚香與湘帆牽纏不清。蕙芳紅著臉道：『這是你們有心做成的。不然爲什麼單是這兩根籌。這麼樣呢。』」次賢道：「冤枉冤哉。算我有心檢出的。難道你們又有心檢過去嗎。」原來籌上寫的是一丈青捉王矮虎。註後成夫婦與並坐。

的手牽紅巾飲三箇交杯。合席共賀一杯。春航欲要改令。怎禁得大家不依。只得拿塊帕子與蕙芳遞着。各飲了半杯。第三次惹得合席說了又笑笑。笑了又說道。這箇合盞杯是難得見的。我們各浮一大白。於是合席又賀了一杯。更把蕙芳臊得了不得。便道從此難星也過完了。等我可以取笑人了。看籌是寶珠的。那面是王婆樓上說風情。看了註蕙芳笑道。今番卻有報應了。不料也有人做那好樣兒。與人看了。寶珠的臉已經紅暈了半邊。令是三杯酒。第一

杯是敬右鄰爲西門慶也。做成挑簾的樣了。將扇子打西門慶一下。敬這一杯。第二杯要西門慶跪地。一手捏着金蓮的鞋尖。敬金蓮這一杯。第三杯左鄰是王婆。金蓮福了一福。叫聲乾娘。飲這一杯。子雲笑道。可可如今輪到我了。春航道。香塵沾膝。是件最美的事。況且蓮鈎在握。就飲十杯。何妨。南湘大笑道。香塵沾膝。還可以。只不要跪在爛泥裏。那時蓮鈎倒摸不著。摸着的是條驢腿。說得衆人鬨然狂笑起來。把箇金漱芳笑得閃了腰。直跌到次賢懷裏。王

蘭保陸素蘭笑得走開了。寶珠道。此又是報應。天理昭彰。一毫不爽的。大家笑得春航十分難受。又不好認真。只得忍住道。竹君刻薄。應該罰他一箇惡令。南湘笑道。我是據實而言。何刻薄之有。蕙芳道。你也彀了。不要說嘴。曉得也有失風時候。次賢笑道。瑤卿此令如何。看來是不能改的。只好委屈些罷。倒難爲了度香這膝下黃金了。衆人又復大笑。蕙芳卽催寶珠快些敬酒。寶珠是箇溫柔性氣的人。被衆人逼不過。只得老著臉。將扇子把子雲輕輕打了一

下敬過這杯酒。子雲笑而受之。衆人說聲好。我們也各飲一杯。子雲道。酒令嚴於軍令。沒奈何。諸公休笑。矮人觀場。只得斟了一杯酒。屈了一膝。來敬寶珠。寶珠連忙接過飲了。衆人又說聲好。又各飲一杯。寶珠便將這第三杯酒對著蕙芳福了一福。道。乾娘請飲這杯。蕙芳接來飲了。笑道。好女兒。生受你。衆人皆贊道。好箇乾娘乾女兒。我們再賀一杯。又各飲了。便剩下一根籌。知是素蘭取來看時。是梁山泊羣雄聚義。合席各飲三杯。衆人道。這卻收得有趣。今

日這箇酒令真倒像做成的一般。寶珠道：只是太便宜了。他又便宜了靜芳。瘦香還彈了一彈琵琶。第一是我與媚香纔算不來呢。蕙芳道：有人跪了你敬酒還不好。還要怎樣。寶珠道：你要人跪你，方纔何不代我行了這箇令。此一回酒已飲到紅日沉西，也就喫了飯，盥漱畢，又飲了一回香茗。南湘道：還有小赤城的榴花沒有賞鑑，何不就趁着晚霞掩映，看那榴火如焚，不好嗎。子雲卽引衆復坐船，回過紅橋，到西邊假山前上岸，從神仙洞走出，穿過了杏樓。

桃塢兩處。便是小赤城。只見榴花迴繞如城。約有一二百株。紅霞閃爍。流火欲然。間有幾種黃白及瑪瑙等色。相間而開。正是天台山賦上的。赤城霞起而建標。所以叫做小赤城。天色已晚。南湘春航要回。小使送上衣帽。各人穿戴。謝了主人。並次賢繞道出園。子雲道。今日本有一事。要煩兩兄園中各處的對聯。尚須添設幾副。今日倒被龍舟耽悞了。遲日再請一遊。並約庾香劍潭諸君何如。史田二人應了。遂上車而去。這邊相公五人。也各陸續散去。這回怡

園二次宴客。可惜人少未齊。不曉下卷又敘何人。再俟細細想來。

品花寶鑑

第二十一回

造謠言徒遭冷眼

問衷曲暗泣同心

此回書又要講那魏聘才在華府中住了一月有餘。上上下下皆用心周旋的十分狠好。又因華公子待他有些顏面。銀錢又寬展起來。便有些小人得志。就不肯安分了。內有顧月卿、張笑梅、外有楊梅窗、馮子佩一班人朝歡暮樂。所見所聞無非勢力鑽營等事。是以漸漸的心肥胆大。從

前在梅宅有士燮學士在家。雖不來管教他。自然畏懼的。而且子玉所結交的都是些公子名士。沒有那些游蕩之人。譬如馬困槽櫪之中。雖欲泛鶩。也就不能。此時是任憑所欲。無所忌憚。一日因張顧二人有事。遂獨自出城。僱了一輛十三太保玻璃熱車。把四兒也打扮了。意氣揚揚。特來看子玉之病。已到梅宅。進去見過顏夫人。卽到子玉房中來。子玉已經病了月餘。雖非沉疴。然覺意懶神疲。飲食大減。情興索然。有時把些書本消遣。無奈精神一弱。百事

不宜獨自一人不言不語。有咄咄書空氣象。就是顏夫人也猜不出兒子什麼病來。只道其讀書認真。心血有虧。便常把些參苓調理。無如藥不對病。不能見效。世人說得好。心病須將心藥醫。這是七情所感而起。叫這些草根樹皮。如何解勸得來。只有子玉自己明白。除非是琴言親來。爽爽快快的談一晝夜。即可霍然。倒是聘才猜著了幾分。進來問了好些話。子玉因這幾日沒人來。便覺氣悶。聘才來了。也稍可排解。問那華公府內光景。聘才卽把華公子稱

贊得上天下地選不出來。又誇其親隨林珊枝及八齡班。怎樣的好。就說琴言也不能及他。子玉聽到提起琴言。便又感動他的心事。卽對聘才道。琴言原是吾兄說起的。及我親見其人。果是絕世無雙。怎麼如今說有多少比他好的呢。聘才道。琴言相貌原生得好。但其性情過冷。譬如一枝。花顏色是好極了。偏在樹高頭。攀折不到。叫你不能親近。他人若愛花。自然愛那近在手邊的了。譬如冬天的月。清光皎皎。分外明亮。人仰看時。那一片寒光。冷到肌骨。比

起那春三秋八月的月。又好看又不冷。自然就不如了。子玉道。這是粗淺的比方。花若沒有人折。花便自保其芳。月到沒有人看。月更獨形其皎。若說難折的花。固不親於人手。若遇珍禽翠羽。仙露清風。越顯花的好處。豈非難攀所致乎。若說寒天之月。固不宜於人賞。若遇寒梅白雪。清波彩雲。愈見月的清光。豈爲寒冷所偏乎。大約琴言之生香活色。人所能知。而琴言之摯意深情。人罕能喻。第以尋常貌似之間取之。故有雅俗異途之趣。世有琴言遭逢若此。

此天之所以成此人。不致桃李成蹊也。這一席話。子玉心
內。真是深知琴言。故有此辯。沒有留心。竟把箇魏聘才。當
作俗人異趣了。聘才心上有些不悅。只得勉強應道。狠是
狠。是。琴言的好處。我早說過。大抵世間人。非閣下與我就
不能賞識到這分兒了。我也想去看看他。不曉得他到底
是什麼病。子玉道。你今日去麼。聘才道。且看我還有點事。
如便道就去的。子玉道。你若見他。切莫說我病。他若問你。
你說不知道就是了。聘才道。我會說。你有什麼話。告訴我。

我替你說到子玉道。我也沒有什麼話。又停了一回道。就說我叫他不要病。聘才笑道。你怎麼就能叫他不要病。你能叫他不要病。他自然也能叫你不要病了。子玉自知失言。也就笑了一笑。又忙忙的改口說道。已經病了。這也沒法。但是我勸他。切莫要病上加病。他若曉得我病。你就不必瞞他。只說我的病不要緊。幾天就好的。你說香畹這人最好的。常可以找他談談。只要鬱悶一開。自然好得快了。這句話。聘才卻不甚懂。便也答應了。子玉又道。我也不

能去看他。他見香畹就是了。子玉一面說。神色之間。便覺慘淡。聘才明白這病。爲琴言而起。便又想道。庾香真是箇無用之人。既然愛那琴言。何妨常常的叫他。彼此暢敘。自然就不生病了。何必又悶在心裏。又不是閨閣千金。不能看見的。便辭了子玉。也不去找元茂。略到賬房門房。應酬應酬。就出來。一直到櫻桃巷琴言寓裏來。恰好長慶出門去了。聘才便徑進琴言臥室。只見綠窗深閉。小院無人。庭前一棵梅樹。結滿了一樹黃梅。紅綻半邊。地下也落了幾

箇忽聽得一聲客來了。莫要進來。抬頭一看。簷下卻掛了
一箇白鸚鵡。見聘才便說起話來。對面廂房內。走出一人。
便來攔住道。相公病著。不能見客。請老爺外面客房裏坐。
罷。聘才道。我非別人。我是和他最熟的。你進去說我姓魏。
是梅大人宅子裏來的。要看他的病。還有話說。那人進去
說了。只聽琴言在房裏咳嗽了兩聲。又聽得說。既是梅大
人宅裏來的。就請進來。那人出來便笑嘻嘻的說。相公請
聘才進了屋子。卻是三間外面一間。擺了一張桌子。幾張

欵子跟班的揭開了簾子。進得房來。就覺得一股幽香。藥味。甚是醒脾。這一間尙是臥室之外。聘才先且坐下。看那一帶綠玻璃窗。映著地下的白氈毯子。也是綠隱隱的。上面是炕。中間掛一幅壽陽點額圖。旁有一聯。是心抱冰壺。秋月人依紙帳。梅花炕几上一箇膽瓶。插了一枝梅花。一邊是蕭次賢畫的四幅紅梅。一邊是徐子雲寫的四幅篆字。窗前放著一張古磚。香梨木的琴桌。上有一張梅花古段文的瑤琴。裏頭一間是臥房了。卻垂著箇月色秋羅繡。

花軟簾繡的是各色梅花。聘才再欲進內。只見琴言掀著簾子出來。聘才舉目看時。見他穿一件湖色紡紬夾袄。藍紗薄綿半臂。卻比從前消瘦了幾分。正似雪裏梅花。偏甘冷淡。越覺得動人憐愛。卽讓聘才在上邊坐了。自己卻遠遠的坐在靠窗琴桌邊。一張梅花式樣檯上。叫人送了一碗茶。又有箇小孩子拿了一枝白銅水烟袋。與聘才裝了幾袋烟。聘才便道。我聽得你身子不快。特地出城看你。近來可好些麼。琴言聽得出城二字。卽思想了一回。怪道庾

香久不出來。原來搬進內城去了。因問道：庾香幾時搬進城的？住在那一城？離此多遠？聘才知琴言聽錯了，便道：庾香是沒有搬家。如今我在城裏住，不在庾香處了。琴言聽了，便不言語，似覺精神不振，就有些煩悶。光景聘才想道：他問庾香就高高興興的，對我就是這樣冰冷，實在可惡。橫豎他們不常見面，待我捏造些事哄他。且看他如何問。琴言道：這月內見過庾香沒有？琴言道：還是新年在怡園一敘。後直到如今沒有會見。聘才笑了一笑，又說道：我曉

得近來庾香是不記得你了。琴言聽了這句著實詫異。便怔了一回。問道你說什麼不記得了。聘才故作沉吟道。沒有說什麼。我說庾香近來有事。自然也就記不得你了。琴言忙道。他有什麼事呢。聘才道。他有什麼事。不過三朋四友。總在一塊兒聽戲喫酒的事。沒有別的事。琴言想了一想。覺得這話有些蹊蹺。因又問道。我聞庾香有病。又聽得他到過怡園幾次。我沒有遇著。聘才故意冷笑一聲。不言語。琴言心上更動了疑。難道庾香近來真不記得我了。難

道他與別人又相好麼。因又想道。那日玉齡這麼引他。他卻如此發氣。斷無與別人相好之理。聘才的話。支支吾吾。半吞半吐。似乎又有些隱情在內。他說進城住了。是已不在庾香處。怎麼又曉得庾香的事呢。若庾香竟沒一毫的事。他又何必來誑我呢。便怔怔的低了頭想。又想道。這聘才也不是什麼好人。他向來的話。是信不得的。我看庾香。就是無心於我。也斷不致在外胡鬧。心上雖如此想。卻又忍不住不問。問道。我看庾香是箇正人君子。不像愛鬧的。

人聘才想道。我若說他認得的人。他會訪問。便對出謊來。若說箇與他不來往的人。就沒對證了。因慢慢的講道。人的情欲是不定的。沒有引誘他的朋友。自然也想不起來。沒有嘗過這味兒。自然是不曉得。從來說近硃者赤。近墨者黑。有那一班混賬人。引他上這條路。又喫了些甜頭。自然也就往裏鑽了。說到此。又嘆了一口氣道。我倒可惜。庾香起初。倒是箇正經人。講究些情致。不肯胡鬧的。始而我聽得人家講。我還不信。及至今日。我去看他。我進去是向

來不用通報的。一直到他書房外間。就聽見笑聲。他的雲兒就忙的了不得。高高的喊一聲。有客來了。及到我進去。庾香卻是臥在牀上。臉上發紅。有些慌張的樣子。我看屋子裏又沒人。笑聲也不像他。也不理會了。與他講些話。他支支吾吾。所問都非所答。忽聽牀帳後有些响動。似乎藏著箇人似的。我又不好問他。如可以見得我。也不用躲了。我就在他牀上坐了一坐。後面帳子又動了一動。偏偏我的扇子。又落下地來。我就留心了。借著檢扇子。將他帳子

揭開些兒。低頭一看。看見後面一雙靴子。及衫子邊兒。是件白花縐綢的。我明白是箇相公。倒猜著是你。及又想起你現病著。未必出來。又想道是你決不躲的。再看庾香滿臉飛紅。裝起磕睡來。我怕他不好意思。只好辭了出來。走到門房門口。見跟那聯珠班內蓉官的得子。與那些三爺們講話。我知道是蓉官了。玉儂你想蓉官這種東西。交他做什麼。就叫箇相公也不用瞞人。我真不懂。我們這箇兄弟的脾氣。我也知道你爲了他。狠有一番情。他起初卻狠

惦記你。又聽得人說他找你幾回。你不見他。他所以心就
冷了。你不問我。我不便說。你旣問我。我就不忍瞞你。好頑
相公。也是常事。我就恨他撇了你。倒愛這箇蓉官。不但躪
踢了這片情。也沾污了自己的乾淨身子。琴言一面呆呆
的聽。一面暗暗的想。心中雖是似信非信的。聽到此話。不
知不覺的一陣心酸。便淌了幾點眼淚下來。卻又極意忍
住。把這話又想了一回。身子斜靠了琴臺。把一箇指頭慢
慢兒。搽那琴上的金徽。因又問道。你見庾香就是這麼樣。

也沒有說些別的話。聘才道：我出房門時，他纔說了一句。說你想必去聽戲，聽什麼班子。我也沒有答應他，我就走了。琴言道：你這些話都是真的。聘才冷笑一聲道：我是說過謊的嗎？信不信由你。琴言又道：不是我不信，難道你坐了這半天，就這一句話嗎？聘才道：我本來沒有久坐。我又見他心上有事，也就不便多說。琴言道：庾香當真只說這一句話。聘才道：真沒有兩句。若有兩句來，我就賭呢。琴言心上覺得十分難過，又不便再問，只得忍住了。聘才道：我

聽你們在怡園見面。彼此很好。又見你送他一張琴。後來怎麼樣疏的。聽說這琴也轉送人了。琴言聽了。更覺傷心。低了頭。一句話回答不出來。聘才又道。或者因你常到怡園。他因此動了疑。你既與他相好。就不該常在度香處了。也要分箇親疏出來。這也難怪他有點醋意。琴言心上一團酸楚。正難發洩。聽到此便生了氣。似乎要哭出來。說道。你講些什麼話。什麼叫相好。什麼叫醋意。我倒不曉得。便借這氣又哭起來。聘才心中暗暗的喜歡。便陪著笑道。我

說錯了。我知你是講不得頑笑的。不要惱。我與你陪禮。便走。攏來。想要替他拭淚。琴言嬌嗔滿面。立起身。便進內房去了。聘才覺得無趣。意欲跟進去。只聽琴言叫那小使進去。分付道。你請魏少爺回府罷。我身子困乏。不能陪了。說罷。已上牀臥了。這邊魏聘才聽了。心中大怒。意欲發作。忽又轉念道。他是庾香心上人。糟蹋了他。又怕庾香見怪。權且忍耐。慢慢的收拾他。屢次遭他白眼。竟把我看得一錢不值。實在可恨。我不能擺佈他。也枉做了華公府的朋友。

了。只得忿忿而出。坐上了熱車。風馳電掣的去了。再說琴言在牀臥了。覺得陣陣心酸。淌了許多眼淚。左思右想。不能明白。忽想起素蘭那日之言。說同庾香前來。因為師傅請客。不得進內。說到此。又被人打斷。這幾天又尋不著他。何不再尋他來一問。便知庾香的光景了。卽著人去尋素蘭。素蘭回家卽換了便服過來。這邊琴言接著。就在房裏坐下。素蘭道。你尋我有什麼事。莫非又要我做庾香的替身麼。琴言笑道。我有一件好難明白的事。要問你。素蘭道。

什麼難明白的事。你且說。琴言道。你方纔說起庾香。你近來見他麼。素蘭一笑道。果然果然。你除卻庾香。是沒有事尋我的。我們前日在怡園看龍舟。度香請庾香。他因病了沒有來。度香說起他的病。有一箇多月了。臉上清瘦了好些。十天前到過度香處。並有一箇笑話。說來人家真好笑。只怕你又要哭壞了。我不說罷。琴言聽了。心上已覺回轉。便道。什麼笑話。你快快說罷。素蘭道。媚香的生日。田湘帆做了一篇小序。大家說做得好。度香便抄了。那一天庾香

來。靜宜便將小序給庾香看。庾香也贊了幾聲。度香在旁說道。湘帆好一箇濃艷文心。愈艷愈好。愈濃愈好。度香正贊湘帆的文章。庾香忽說道。玉儂自然在玉艷之上。玉艷雖好。尚遜瑤卿媚香一籌。而玉儂則玉樹瓊花似非人間花譜中可以位置。靜宜度香初聽了。不知他說些什麼。後來想了出來。他誤聽愈濃愈艷。當是問你與琪官那箇好。他就所以說出這兩句來。惹得靜宜度香笑箇不了。庾香也想出錯來。便著實不好意思。又支誤遮飾了幾句。這麼

看起來他是一刻不忘你的。將來就要入起魔來。這病倒
有些難好呢。你聽了不要哭嗎。琴言聽到此。便再忍不住。
不覺嗚咽起來。泪珠便是線穿的一樣。把一箇藍紗半臂
胸前淹透了一大塊。素蘭安慰道。哭什麼。你病還沒有好
些。就這麼傷心。正是雪上加霜了。所以我不肯對你講。知
道你要傷心的。琴言忽又蹬足道。這魏聘才真不是箇東
西。無緣無故的糟蹋人。沾污人。造言生事。素蘭問道。那箇
魏聘才。你因甚罵他。琴言便將帕子掩了臉。索性哭箇不

止。素蘭只得再三解勸。勸得住了。哭把前日寶珠蕙芳行的酒令說給琴言聽。說瑤卿還罷了。第一媚香尖利不肯喫虧的。偏偏喫了這悶虧。又聽得他爲潘三纏不清楚。媚香卻不肯告訴人。人都傳說出來。說媚香也怕他。到湘帆處躲了好幾天。如今是交代下人。若是潘三來。總回不在家。又說他牀後開了一箇門。通得廚房。爲避潘三之計。琴言聽了這些話。略有笑容。素蘭便問魏聘才是何人。琴言略把去年搭船進京。及住在梅宅的話。說了幾句。卽對素

蘭道。細聽起來。這魏聘才真是箇小人。你問他怎的。不如不提他爲妙。素蘭道。不爲別的。我昨日在春陽樓喫飯。聽得說掌櫃的鬧了一件事。得罪了華公府一箇師爺。便送到兵馬司打了二十箇嘴巴。還出脫了幾十吊錢。又是兩桌酒席。聽得人說。那箇人也姓魏。叫什麼才。卻是華公府裏的。琴言道。我卻聽得他說。如今住在城裏。不在庾香處了。我也沒有問他在那裏。素蘭道。我聽走堂的說起來。卻說得原原委委。新年上這姓魏的同了幾箇人。帶著保珠

二喜喫了五十幾吊錢。掌櫃的因不認識寫賬的時候。想必說了什麼話。後來姓魏的還錢。又零零碎碎的。此刻還沒有清楚。前日聽說同了兩箇人。倒帶了五箇相公。從已初進館。到申正纔散。算賬有七十餘吊。掌櫃的不曉得他是華公府出來的。便支支吾吾的不肯寫。又說前賬未清的話。那姓魏的酒也醉了。就把筆摔了。又把大硯臺一推。推下櫃去。可可裏頭放著一桌傢伙。砸得粉碎。掌櫃的不依。喧嚷起來。經衆人勸散了。只得仍就寫了票子。票子上

寫的是華公府師老爺。掌櫃的就著了忙。一面招陪他出了門。只道沒有事了。誰曉得第二天一早。兵馬司就是一支火籤。一條鍊子。拿掌櫃的套了就走。還是求了張仲雨。花了幾十吊錢。去講了情。只打了二十纜放出來。又送了兩桌酒席與張二爺。他們說是魏什麼才。方纔聽你罵他。想必就是這箇魏聘才了。琴言道。管他是不是。橫豎叫魏聘才的總不是東西就是了。因又問道。那日你同庾香來。遇見我師傅請客。那一回的說話。還沒有說完。到底講什

麼。素蘭就把那一天子玉的光景細細述了一遍。又道。我也爲你說得口渴了。你茶都沒有一碗。琴言笑道。說話說得要緊。忘了。分付快沏茶來。素蘭喫了兩口茶。便笑道。庾香與你倒是一樣的心腸。竟是一副板印出來的。琴言道。怎麼一樣呢。素蘭道。我看你屋子裏及身上。處處都是梅花。是因他姓梅。所以借這梅花。是覩物懷人的意思。庾香近來這一身都是琴。琴言笑道。我不信。怪重的東西。況這麼長的怎樣帶在身上。你別哄我。素蘭便大笑起來道。呸。

你這箇傻子。難道你身上種著梅花嗎。琴言也笑了。素蘭道。我聽度香說。庾香身上荷包扇絡等物。無一不是琴的樣式。連扇子上畫的。也是兩張琴。一張是正的。一張是反的。你說這心腸。不是與你一樣麼。說得琴言又哭了。素蘭道。你要哭。我以後再不說了。琴言又只得忍住道。你再說。我不哭就是了。素蘭笑道。我也沒得說了。你方纔恨這魏聘才。到底是什麼緣故。琴言就把聘才方纔說子玉的話。一一細說了一遍。素蘭沉吟了一回道。據我看。庾香是斷

無此事的。你斷不必信他。琴言道。我起初見他說的光景。倒像真的一樣。倒有幾分疑心。今聽你講起庾香來。是斷斷沒有的事。只不曉得魏聘才這箇雜種。定要造言生事。糟蹋庾香做什麼。真是人心都沒有了。素蘭道。想必是庾香得罪了他。也未可知。或者他要離開你們。他也有什麼想頭。也未可知。琴言冷笑道。他有想頭。難道他進了華公府。我就肯巴結他麼。素蘭想。一想道。我倒囑付你。這東西。既然進了華公府。自然便小人得志起來。要作些威福。我

們也不可得罪他。從來說惡人有造禍之才。譬如防賊盜一樣。不可不留一點神。琴言道。我是不管。我是不理他。他能拿我怎樣。當下與素蘭說話。又問了些外間的事。直到二更之後。素蘭方自回去。臨走時。又對琴言道。歇幾天。我想箇法兒。請庾香來會會你。說罷也自去了。不知魏聘才受了琴言這些冷淡。未必就此甘休。想要生出什麼事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